

前言／

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

所謂「台灣話」

「台灣話」這個名稱，通常特指「閩南話」而言，並不包括「客家話」或「山地話」，更不包括「台北國語」。這個定義雖為一般人所接受，但卻招致一些族群意識比較強烈的人不滿。

原因是他們認為所謂「台灣」，是一個「地區」的名稱，在這個地區內通行的語言並不只閩南語。所謂「台灣話」豈可專指閩南語，而將其他境內少數族群的語言排斥在外。抱持這種觀念的多半是客家人，因為客家人遷台幾與閩南人同時，他們早已認同於台灣，自稱是「台灣人」，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所謂「台灣話」應包括客家話在內。客家人習慣地稱閩南人或閩南話為「鶴佬」(hok⁸lo²)，而不稱為「台灣人」或「台灣話」。

大陸人第一代很少有認同台灣的，因此對於「台灣話」的通俗定義未聞有提出異議的，但第

二代、第三代已逐漸認同台灣，許多人大膽聲稱自己是「台灣人」，因此希望所謂「台灣話」，也應把他們的母語「台北國語」包括在內。

此外，也有福建的閩南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所謂「台灣話」根本就是「閩南話」，稱「台灣話」有數典忘祖的嫌疑。

國民黨政權最怕「台灣」一詞，他們往往以偏狹的國家主義，認定認同台灣便是台獨，因此絕對反對「台灣話」一名，而稱之為「閩南語」。他們的意識型態和閩南人不同。閩南人認為「我們都是閩南人，講的都是閩南話」，是一種比較溫暖的族群意識；但國民黨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們說的是中國的閩南方言，不是台灣話」，這是一種冷峻的國家主義、大民族主義意識。

因此，所謂「台灣話」，正和「台灣」一樣，糾纏著一些理不清的「土地意識」「族群意識」「國家意識」，而變得相當敏感，「台灣話」的通俗定義也模糊起來。

筆者以為癥結在於中國人對於民族或族群（或稱方言群）名稱和地區名稱本來就十分混淆，並且中國的統治者也有意將之混淆。中國境內一個族群往往被分割到不同的省份。比如「閩」，本指福建地區的一族，「閩族」主要分佈在福建省，但浙江、廣東、海南島、台灣都有相當數量的閩南人，閩南人被分而治之。最令人不平的是，潮州和漳州緊臨在一起，卻被割到廣東省。

「閩南」一名若意指南方閩族，「閩南語」若如學術上指的是閩語南部方言，這是可以接受的。但「閩南」一詞往往專指泉州、漳州，「閩南語」專指泉州和漳州方言，這就引起福建以外地區的

閩南人不滿。因此不太願意稱自己的閩南語爲「閩南語」。潮州人稱自己的閩南語爲「潮州話」，台灣人稱自己的閩南語爲「台灣話」。

閩南人有一個特別的族群名稱，就是客家人通稱的「鶴佬人」，不論閩南、潮州、惠州、台灣，只要說閩南語的便是「鶴佬」，香港人所謂「鶴佬」大部分專指惠州的閩南人而言。這個名稱原本是中原人對南蠻人的蔑稱，本字是「貉獠」，有些人寫成「福佬」，是借字，其實和「福建佬」無關。現在這個詞的本義已模糊，筆者隨香港人的習慣用法，假同音字，作「鶴佬」。不管寫法如何，稱所有講閩南語的族群，不管其分佈於福建、廣東、台灣，皆爲「鶴佬人」，其語言爲「鶴佬語」是一個意義十分明確的名稱。

鶴佬話的分布相當廣大而分散，方言亦頗分歧。台灣的鶴佬話是漳泉混合的新方言，和漳、泉方言已有很大不同。因此其正確名稱應是「鶴佬語台灣方言」，或「台灣鶴佬話」。

但這個名稱太長了，即使學術上可以爲之正名，一般民衆不會跟從的。民衆可以認同「台灣鶴佬話」的名稱，但使用上還是會繼續簡稱爲「台灣話」或「台語」。這不但是習慣、方便的問題，其約定俗成也有社會語言學的根據，即鶴佬語的使用人口佔台灣人口的七成半，聽得懂鶴佬語的更不止此數。更有甚者，台灣的鶴佬人數已超過閩南人，可以說鶴佬話的中心已移到台灣。因此，鶴佬話在台灣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稱這個具有代表性的語言爲「台灣話」或「台語」，實在也不過分。

因此筆者以爲「廣義的台灣話」應包括所有台灣各種語言：鶴佬語、客家語、山地語，甚至「台北華語」；但「狹義的台灣話」則可專指「台灣鶴佬話」。如要在名稱上加以區別，前者可稱爲「台灣語言」(languages in Taiwan)，後者稱爲「台灣話」(Taiwanese)。這不僅是一般民衆可以接受的，在學術界早已通行。

但對內而言，仍以「鶴佬話」稱「台灣鶴佬語」；「客家話」稱「台灣客家話」；「山地話」稱「台灣南島語」；以「國語」或「華語」稱「台北國語」或「台北華語」，而以「台灣語言」包括台灣所有通行的語言，較爲方便，也對少數較爲尊重。不過在本文稱「台灣語言」時指台灣境內所有語言，稱「台灣話」或「台語」時則採較廣義的定義，包括所有傳統語言，但不包括台北華語在內。

「台語」不是方言

官方的認定及一般民衆的想法，多半以爲「華語」是「國語」，而其他語言爲「方言」。這是有待商榷的。

大凡所謂「方言」，有三個不同的定義。

一、從政治立場來說，一個國家或民族，規定一種方言爲標準語，做爲官方、教育或社會通行的共通語，即爲該國的「國語」或官方語言，其餘的方言或語言皆爲「方言」，準此，則不但鶴

佬話、客家話、山地話是方言，即「台北國語」，亦可稱為「方言」。在台灣極少有人能說「標準國語」的，雖然台北國語仍可與大陸的普通話相溝通，但因為台北國語與「國語」的標準模型，無論在語音、語詞、語法上都已有很大的差別，是個不標準的「國語」，既不標準，當然就是方言。

二、從歷史語言學的立場來看，鶴佬話與客家話、北方官話，自然是漢語的「方言」或「支系語言」，但山地話因屬南島語系，則絕不能稱為漢語方言。

再說，台北國語因為是從北方官話分支出來的新方言，可以說是北方官話的方言，但鶴佬話、客家話與北方官話根本是平起平坐的漢語支系語言，豈可說是北方官話方言，或「國語」的方言？這好比說印度語、俄語、德語、法語、義語、西班牙語、英語，都是印歐語系的「方言」或「支系語言」，但我們能說德語是英語的「方言」嗎？如果你說「我祖父就是你祖父，所以我是你祖父。」這話通嗎？

三、從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看，所有現實存在的語言，基本上都是「方言」。沒有兩個地方，甚至沒有兩個人，其語言完全一樣的。語言學家因此立下一個標準，即可以相溝通的不同口音謂之「方言」，不能相溝通的口音互為「語言」。

在這個標準下，台灣鶴佬語可稱為鶴佬語台灣方言，台灣客家話可稱為客家語台灣方言，台北華語可稱為北方官話台北方言。至於台灣九族語言，雖同屬南島語系，但因其相互間無法溝通，應屬九種不同語言。

由上述可知，目前台灣主要的語言有十二種，分別佔據一定地盤，並有一定的使用人口。十二種語言中，以鶴佬語的使用人口最多，而以台北華語的勢力最強。

「國語」對台語的壓迫

兩個以上的語言或方言接觸時，一定會發生競爭，因而產生融合或消長。競爭力可以分爲自然力與人力。

人口、文化、經濟是三個自然的競爭力。在台灣諸語言的爭霸史上，漢語系的鶴佬語、客語消滅了平埔族語，主要靠文化、經濟、人口；鶴佬語吞併了一些福建系客語方言，其勢力凌駕於客語之上是靠人口與經濟力。此爲鶴佬語在台灣佔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人爲的競爭力即政治力。台灣地區原來不是官話的通行區，戰前能通「北京話」的人如鳳毛麟角，當時日本總督府即依靠政治推行「國語」（日本語），日本語一度成爲勢力最強的語言，但戰後華語取代了日本語「國語」的地位。

掌握了政治便可掌握經濟與文化。國民黨四十年來在台灣主政，壟斷了國家所有財政資源，並以此建立教育制度，在學校推行「國語」，禁止「方言」，其雷厲風行爲舉世僅見。

日本治台五十年，前四十二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三七）採取放任及日台雙語教育，後八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才採取禁止在校使用「土語」，並推行「國語常用家庭」的皇民化政策。但國民黨自

始未曾實施過雙語教育，一九五〇年代起便在學校禁止「方言」，違者罰一塊錢，掛狗牌，並設糾察隊教學生互相糾舉說「方言」的「壞學生」，學堂上到處貼著「說國語是愛國的表現」的標語，使學童自幼在政治的恐怖下，培養了說母語的羞恥感、罪惡感。

一九六二年台視開播之後，台語節目極受歡迎，黃金時段有一半以上為台語節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教育部致函三家電視台，規定「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行政院公布「廣播電視法」，規定「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

此一命令與法律的最大受害者為不懂「國語」的老人，客家老人或山地老人更加可憐。這批老人在台灣經濟起飛期間為台灣人做出最大的犧牲與奉獻，臨老竟被剝奪了吸收新知與娛樂的權利。人權迫害，莫此為甚。

其次為台語文化發展從此停止，舊語逐漸流失，新語不再創造，即有創造亦因大眾傳播工具被台北華語壟斷，而無法廣為流傳。台語逐漸成為老人語，失去了活力。

尤以近十餘年，那些在強力的「國語教育」下養成說華語習慣的第二代少年已經長大成人，並為人父母。這些父母將其習慣傳予第三代兒童，遂造成無數的「國語家庭」，許多兒童無法與祖父母輩溝通，實為人倫一大悲劇。

台北華語依恃其政治力，壟斷經濟資源、文化資源，至此進一步擴張其使用人口，遂成為台

灣勢力最強的語言，顯然大有消滅台灣傳統語言之勢。因其所依憑的競爭力爲人爲政治力，是不公平的競爭，因此台北華語對台語而言，並非壓力，而是壓迫。

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

許多人對台語的保存極有信心，堅信「方言」不可能消滅。但筆者根據多年研究，則認爲情勢極爲危險，台語在五十年內非消滅不可。

「方言」的確是不會消滅的，但「語言」則會消滅。前面說過，所有存在的語言都是方言，當語言擴張其地盤的同時，即在創造一個新方言，鶴佬語由閩南而潮州、而欽州、而海南島、而浙南、而台灣，都是一面在擴張地盤，一面在新生方言；北方官話向華南擴張、向西南、向東北、向台灣擴張，都同時在新生方言。所謂「方言不會消滅」的真義在此，這是強勢語言的定律。

但弱勢語言面對強勢語言的壓力或壓迫，則會日益萎縮地盤而趨於消滅。如面對漢語的擴張，苗、瑤語萎縮了，楚語、百越語消滅了，最近的例子是滿州語幾乎消滅了。在台灣，平埔族語、汀州、漳州、潮州的客語消滅了。這些是弱勢語言的命運。

台灣傳統諸語言，對華語而言並非方言，而是語言；並非強勢語言，而是弱勢語言。以強勢語言的定律思考弱勢語言的命運，誤認台語不會消滅，無疑地是一種童騷性的樂觀主義。

但台語消滅會有什麼損失呢？有些人從比較現實功利的立場，認爲台語消滅無寧是值得慶幸

的。理由是：

一、台灣的「方言」複雜，「方言」消滅之後，台灣因此得到一個共同的語言，可以從此脫離分類械鬥的命運。

二、「方言」無字，或無固定完整的文字，對文化的發展極為不利。「國語」則有固定完整的文字，對文化的發展有利。

誠然，台北華語的競爭力並不完全依恃政治力，其文化力亦是重要的依憑。華語又是漢語區內最重要的語言，為漢民族唯一的共通語，台灣人學會此種語言在漢語圈內或在中國境內活動是極方便的。因此我們從未排斥華語的教育與推行。

「華語」不是台灣共通語唯一必然的選擇

然而台灣的共通語非得是「華語」不可嗎？筆者以為：

一、所謂「共通語」，乃是基於現實需要所產生的東西，任何時代任何地區或任何國家都有其自然或人為產生的共通語。過去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民安土重遷，老死不相往來，其母語亦即其方言，即為其所生活地區之共通語，農民沒有學習別種語言或方言的需要。但是商人，為了擴展生意圈，有必要學習貿易地區通用的語言。至於做官的，為了和來自各地的官員溝通，有必要學習官話。這些共通語，無論是基於經濟的或政治的目的，都是自然產生的。

但是近代國家，強行規定某種語言或方言爲共通語，稱之爲「國語」，這並不是因人民自然的需要而產生，而是基於「國家」統治之必要所制訂的。近代以來，台灣經過兩個近代國家之統治，一爲日本、一爲國民黨中國。兩個政權都是爲其國家之目的，在台灣推行「國語」，並非台灣人民出於自然之需要，如爲了貿易目的而學英語者然。台灣人被迫學習兩種「國語」，其結果使台灣各族人因此得到一個共通語，同時也擴張了台灣人的文化視野。但我們以爲台灣人沒有義務爲了學習這些語言而放棄自己的母語，學得一種新語，放棄一個母語，一失一得，並沒有獲得什麼；並且我們以爲這些語言更不是台灣共通語的唯一選擇。

台灣誠然需要一個共通語，做爲所有台灣人民互相溝通的語言。這是隨著社會進步、交通發達，人民交往之自然需要，自然會產生。依自然語言競爭原則，台灣之共通語必歸於鶴佬語莫屬，此因鶴佬語無論在人口比率上、經濟上、文化上都佔有絕對優勢。日語及華語之取代鶴佬語而爲台灣共通語，應該算是一種入侵，不能說如果沒有日語或華語之入侵，台灣便不可能產生一種共通語。

二、論者或以爲台語沒有文字，不可能成爲共通語。其實不然。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既有語言，要設計一套此一語言專用的文字並不困難。台語雖缺乏一套通行的完整而固定的文字。但文字莫非是約定俗成的，必先由少數人「約定」，經推廣而爲大眾接受，始得「俗成」。推廣的方式有些是由民間進行，但絕大多數都需有政治力支持，此一問題留待後述。總之，在語言學、比較

文字學這麼發達的今天，要設計一套完整的台語文字在技術上並不困難。

台語若有文字，並得有政治上及教育上、文化上平等的地位，它要變成一個能夠記述現代文化的工具，絕對可能。尤其漢字文化圈的語言，其文化用語多半是漢字寫成，只是讀法不同而已，所以移借極為方便。我們只要在傳統語言之上，移借一些新的文化用語，台語便立即可以變成一個現代化記述工具。華語、日語，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是以傳統語言為基礎，將傳統漢字脫胎換骨，組合創造新語，互相移借（新語之中，華語借自日語者多），或吸收歐美外來語，而形成一種現代化文字的。不能因為日語、華語早一步形成現代化文字，台語便不可能形成現代化文字。由此可見，台灣共通語之產生、台語現代化文字之產生，華語或中文都不是唯一必然的選擇。

華語不比台語優秀

對於語言或方言的分歧現象，自來有兩種極端的看法。一派認為這是一種極不方便，甚至於是一種悲劇，因而企圖制訂或新創一個新的語言，如國際語或世界語，以取代自然形成的共通語；一派是認為語言分歧為無法避免的事實，共通語自然會產生，不必刻意去制訂或新創。共通語有多重層次，有世界共通語、民族共通語、國家官方語言、地方共通語，其產生自有社會語言學上的條件，不能以政治力強加干擾或阻礙。在共通語之下，各民族的語言或方言之存在應予尊重，不能以政治力加以消滅。

國民黨的語言政策採取前者的看法。它不但不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並且刻意消滅漢語支系語言。它制訂北京話爲唯一的「國語」，而中文則爲唯一的「國文」，並以此「國語」「國文」做爲消滅境內各民族語言文字之工具。

目前台灣傳統語言文字之日趨沒落，正是由於國民黨強力推行國語文「成功」的結果，並非語言自然競爭的結果。我們站在文化生態的立場，反對此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

語言是文化的表現工具，語言的沒落，其意義便是文化的沒落，台灣傳統語言的沒落，正表示台灣傳統文化之沒落。台灣傳統語言文化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官話所代表的華北文化同化了台灣文化。

一個明顯的事例是，由於我們只有華北語文的教育，我們所能欣賞的白話文學，便只有華北的白話文學或者現代中文文學。而鶴佬人所寫的南管文學、歌仔冊文學，以及現代台語文學，則完全無法欣賞。許多不會說台灣話的台灣人不斷在出生、成長，台灣話對他們來說，已成外語，台灣傳統的南管、歌仔戲、客家山歌、山地歌謠……等等那些祖先留下的語言文化遺產，不但無法欣賞，連聽都聽不懂，更談不上傳承。換言之，我們祖先千百年綿延不絕的文化，就在國民黨語言政策的壓迫之下，忽然消滅了。我們這一代因無法反抗國民黨的壓迫，而成了民族文化的罪人。

台灣傳統文化的消失，不只是台灣文化上的損失，並且也是多采多姿世界活文化的損失。

如果我們喪失了傳統的語言，卻因此得到一個更優秀的語言，這個損失也許是值得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比較兩個語言的優劣，可以從客觀的和主觀的兩方面來作。音系結構、詞彙的精密性、語法的邏輯性，以及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性屬於客觀的。「華語」的音系結構是所有漢語方言中最貧乏的一種，由於同音字多，單音節無法表達，只好走向多音節化，因而造成語言的累贅、僵化。台語——以鶴佬語為例，它的音韻極為豐富，語音基本因素雖然簡單，但變化萬千，表達力極強，所以多為單音節語彙。「華語」一千字可以表達的文章，純正的鶴佬語大概七八百字就夠了。

鶴佬語的詞彙也比「華語」精密。如「餓」，台語就可析為「枵」(iau¹)和「餓」(go⁷)，「癢」，台語可析為「癢」(tsiuN⁷)和「搥」(ngiau¹)……，很少台語混同而「華語」可以析分的。詞彙越精密，自然表達能力就越強。

語法上，鶴佬語也比「華語」具有邏輯性，且例外少，統一性強。從下列例句可知：

台語 華語

食有夠：夠吃

食無夠：不夠吃

食有僂：吃剩了

食無僂：吃光了

食有了：吃光了

食無了：沒吃光

台語語法中，「動詞＋有無」可以接任何副詞，但國語的副詞用法卻沒有一個統一性，你只能說「夠吃、不夠吃」，但不能說「剩吃、不剩吃」、「光吃、不光吃」。例外很多，全看習慣。

近千年來北京一直是政治中心，方言混雜及胡化的結果，造成音系結構的簡化和語法系統的破碎，台灣的「國語」和大陸的「普通話」，都是以北京的音系和語法為基本架構的，因而也承襲了北京語音的貧乏和語法破碎的缺陷。

「國語」或「普通話」在詞彙上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吸收了少數南方詞彙。它的基本性格是「共通語」的，現代「共通語」地位之確立，又是歷史短淺、人工斧鑿痕跡明顯。並且更嚴重的是，它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文化語言」，缺乏「生活語言」的基礎，因而在描述生活文化時，由於詞彙貧乏，而顯得捉襟見肘。

至於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性，台語在「生活語言」上比華語豐富太多了，至於「文化語言」自然不如華語；但前面已說過，由於台語的鶴佬語、客語也屬漢字文化圈，移借方便，這一點並不算致命的缺陷。

由此可見，台語雖沒有固定的通行文字，但這是文化未曾自主的結果，一旦它建立自主的語格、文字格，其語言文字一定比華語更優秀。放棄這樣一個優秀的語言，而代之以另一不甚優秀

的語言，那便是一種損失。

母語便是最優秀的語言

從主觀的價值標準來看，首先，母語是民族文化的根，人對母語的感情，一如對父母親的感情一樣，無論它是好是壞，都是不可厭棄的，所謂「兒不嫌母醜，狗不厭家貧」，其理在此。

其次，一個地區的人民，在此生存了千百年，其語言文化都是從這塊土地產生的，他們的語言是在本地生活必不可少的溝通工具，如一時改用其他語言，即使那個語言是客觀比較下世界上最優秀的語言，也絕對比不上本地的語言來得方便適用。因此可以說，所有的母語都是最好的語言，絕對無法取代。

舉例來說，台灣文化有三個和北方文化相差最大的主要特色，即海洋文化、米文化、茶文化。台灣話中有極豐富有關海產、海洋生活、種稻、米食、種茶、品茶等特殊語言，是北方內陸文化、雜糧文化所產生的北方官話所沒有的。比如蟹類動物，台語有十幾種名稱，代表不同的種類或生長期，但官話中則只有「螃蟹」一詞，我們若不說台話，那簡直五穀不分，無法生活了。你問「螃蟹」一斤多少錢，你問的是蟳仔？蠟仔？毛蟹？還是……？你解釋了半天，對方還是不會懂，可是如果你說台語，對方馬上就懂了。這就顯示本土語言的妙用，是任何語言無法取代的。

因此，母語流失的後果，不只族群文化無法延續，民族尊嚴無法保存，即使在現實生活上也

會發生不便。今天許多年輕人吃東西不知菜名，參加禮俗儀節不知禮俗名、不會說禮俗語言。也許他們同樣可以在此過著本土的文化生活，可是這樣子生活和啞巴有什麼兩樣？母語沒落的台灣文化已經變成了半啞巴文化。

台灣傳統文化之流失、變質起因於台語之流失與變質。本來文化是會變的，不會變的文化就是死文化，或是停滯無生氣的文化。活的文化自然會變，而且應該要變。不求變通，必被世界文化潮流所吞沒。然而文化又是有生命的，生命是無可取代的，生命的成長即是一種自主的活動，若生命的成長缺乏自主性，即形同被豢養的畜生。畜生成長的過程中，不但本身無法決定要吃些什麼，並且其成長的目的也不是爲了自我的生存，其物種的延續與生命的尊嚴，只是爲了提供人類所需的營養而已。

台灣文化是在成長著、茁壯著，然而它的文化生命的成長，並不是完全自主的活動。台灣文化在成長的過程中，隨著政權不斷易主，及處在世界潮流中的無法自主，它的文化養料是被人提供的，被人決定的。它成長的目的，也不是爲了自我的存在、民族文化的延續和民族生命的尊嚴。因此台灣文化的成長等於是半畜生的成長。

也許這個論調，有些人聽了會覺得太偏狹、太情緒化了。然而如果我們看到台灣文化在成長時台語並沒有跟著成長，舊語流失、新語不再補充，所有新名詞及文化語言的創造都被「國語」所壟斷了。新生代的主要語言不再是台語而是「國語」，我們誠不知道台灣文化的成長是爲了豐富

誰的文化？既非自主性成長，成長的結果又只是豐富別人的文化，其與畜生相去何若？

母語消失即民族淪亡

種族的表徵是體質，民族的表徵是文化，然而文化是抽象的，它的具體表徵是語言。因此語言的喪失即形同民族淪亡。台灣的平地原是平埔族的地盤，當鶴佬人和客家人入侵之後，並不是像白人殺紅蕃一樣，把他們殲滅，而是同化了他們。他們的傳統文化喪失了，語言喪失了。今天，平埔族在哪裡？

台灣人正在步平埔族的後塵，變成一個族群意識模糊的「泛中國人」。本來第一個變成「泛中國人」的族群是外省人，外省人離鄉背井逃難至台，在國民黨有意隔離下，心理上無法認同台灣，籍貫上無法歸化台灣，又因五方雜處，無法保持家鄉的語言文化，於是省籍意識、族群意識開始模糊起來，變成一個「泛中國人」族群。這是一個新族群，他們的母語是「台北國語」，故俗稱之為「國語人」。國民黨又利用其政治力，在語言上迫害本土語言，在意識型態上壓制台灣意識的成長，強力地擴張「泛中國人」的人口，把所有台灣人，不論其出身於什麼族群，都逐漸變成「泛中國人」族群。歸化這個新族群的鶴佬人碰到鶴佬人不再感到特別親切，客家人碰到客家人不再感到特別親切，山地人碰到山地人也沒什麼。即使新生代外省人回到中國大陸，碰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感到特別親切。只有在台灣的「泛中國人」族群之間，才會感到特別親切。

這個現象也許正合乎某些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理想模式。近代狂熱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渴望做而做不到的，國民黨在台灣奠定了「偉大」的基礎。筆者預測，長久以往，百年之後，台灣便可成功地融合成一個「泛中國人」族群。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功績」罄竹難書，但是沒有一樣比得上創造「泛中國人」族群這麼豐功偉業，影響深遠。

然而這現象到底應該歡迎它呢？還是拒絕它呢？對大部分外省人來說，簡直是太好了，迫不及待希望台灣人趕快跟他們同歸於盡，喪失母語，說「國語」，掃除省籍意識、族群意識的舊夢，加入「泛中國人」的行列。

是不是外省人天生的比台灣人「愛國」？其實未必。外省人之喪失家鄉話，喪失省籍意識，乃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有些人回到大陸，發現大陸的同鄉仍然操著一口純正的家鄉話大為驚訝；大陸人發現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三代都不會說家鄉話也很驚訝，在台灣住了四十年不會說台灣話更驚訝。

外省人喪失家鄉話卻以「國語」為母語，喪失省籍意識，卻代之以「外省人意識」「泛中國人意識」，這其實只是認同的改變。但有些外省人，尤其是當政者，卻以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大義名份，加以崇高化，並要求所有台灣人也一同喪失家鄉話，歸化於「泛中國人」。說穿了，其實只是出於一種「泛中國人族群」的擴張心理，一種「同化主義」思想，其終極目標是要使台灣各族淪亡，是非常自私而霸道的思想。

因此我們以為因母語消失，造成民族淪亡是一種慘絕人寰的悲劇，母語消失的損失莫此為甚，我們要強力呼籲各族台灣人拒絕這種外表披著民族主義的漂亮外衣，實為「泛中國人」意識的同化主義思想與政策，起來挽救台灣人的傳統語言文化，以維護民族或族群的綿延存續。

語言可以復活

台灣話的流失乃是由於政治力的壓迫，使台灣人喪失母語文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的結果。使用權和傳播權屬於母語服務的範圍，應經由政治運動爭取。母語文教育權屬文化教育範圍，它必須運用政治運動爭取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它又是一個文化運動。

文化事業如果沒有政治力支持，是脆弱而短命的；但是文化事業若沒有學術的支持，也是脆弱而短命的。台語文化目前既無政治力的支持，又乏學術界的支持，其命運實是岌岌可危。

在民間，台語文化的政治運動已有人在推動，尤其危機感更重；受到忽視更嚴重的客家人母語運動已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大規模展開，並有些微成果。鶴佬人和山地人則似較冷漠。

但是客家人母語運動還只限於母語服務範圍，尚不及母語教育。並且有關客家話的學術研究也很缺乏，學術論文數量不及閩南語十分之一，島內學院派專業研究者沒有一位。閩南語的文獻雖多，目前學術界的專業研究者亦不過二、三人而已。山地話只有一、兩位。比起華語學者、聲韻學家，可謂鳳毛麟角。台灣出身的語言學碩士博士少說也有一、二百人，以台灣話為專攻的學

者竟只區區三五人，發表過學術論文的只有十來位，也可見得台灣語言學界如何忽視本土文化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危機。國民黨的政策改變都是突如其來的。解嚴如此，解除黨禁、報禁、開放探親，都是如此。台灣語言學界平時不研究台語，若國民黨忽然來個開放雙語教育，真不知該如何編教材、訓練師資。

語言學家在復活母語的過程中會發生決定性影響。譬如挪威語因為挪威被丹麥統治四百多年而瀕臨滅亡，都市一片「挪威丹麥語」聲，比今天的台北流行「台北華語」還嚴重。獨立後語言學家努力研究挪威語古文獻，調查記錄鄉村的挪威語，受到工人農民的支持，終於把挪威語恢復過來。希伯來語在以色列復活也是語言學家的功勞。

研究、記錄台語的工作必須及早進行，夜長夢多，當台語成為少數人的母語時，將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愛爾蘭就是一個實例。愛爾蘭受英國統治七百多年，十九世紀末期出現了一些蓋爾語（愛爾蘭語）專家，組織「蓋爾聯盟」（二八九三）。經其努力，在英國統治下也爭取到雙語教育，蓋爾語成為中小學必修課程，並為大學入學的必考學科。但當時蓋爾語已經元氣大衰，絕大多數的愛爾蘭人會說一種不純正的「愛爾蘭英語」（如台北華語），但很少人會說純正的蓋爾語。蓋爾語文學乃得不到多數的讀者。習慣以英語寫愛爾蘭鄉土文學的作家，雖然對蓋爾語運動寄予同情，卻仍繼續以英語創作愛爾蘭文學，大作家葉慈說：「蓋爾語是我的民族語，英語是我的母語。」葉慈的

話可能就是今天許多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的心聲。

建立台語文學之道

因此我根據許多成功或失敗的母語文運動的經驗，得出一些挽救台語、建立台語文的方案。

一、研究：這裡所謂「研究」不止是純學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落實台語文的確立。其實純學術的台語（鶴佬語、客語、山地語）學者不少，其中好幾個是專業的優秀學者，但是研究台語文字化的學院派語言學者只有三四人（其中王育德已故）而已。熱心於台語文字化的多半是外行或半外行的台語研究者，這些研究者提出了許多文字方案，都不是思考周密的方案，但卻是很好的參考。

許多人希望我們出來協調、整合，擬出一個共同的方案，或編字典，使大家有所遵循。事實上我們也嘗試過，卻因種種因素而失敗了。其實根據歷史經驗，沒有政府出面協調的方案，結果都是失敗的。絕大多數成功的例子都是政府力量推行的結果。中國的注音符號如此，日本的假名也是如此，韓國的諺文更是李世宗所制定的。所以即使我們現在開個會決定了一套標音方式或文字方案，別人是否會遵行是一個問題，政府是否會採行更是問題，所以協調會有開等於沒開，沒什麼作用。

就實用來說，最方便的是以漢字做為主要工具，漢字難讀的，以學術界通行的國際音標或教

會羅馬字標音；沒有漢字的，以同音漢字或音標填補，這是目前最可行的辦法。至於將來永久性的文字方式，以後再說。依筆者意見，當然以方塊拼音字補漢字之不足最理想。

目前民間的研究者浪費太多精力在於創造音標，爭執無根據的漢字，對台語文字化毫無用處。

二、記錄：台灣一向沒有完整固定的記錄工具，所以文獻上的文學資料都不是很完整或易讀的。目前極需要做的工作，是將南管、歌仔戲、布袋戲及老人口中的活台語忠實地記錄下來。這些人的作品雖不一定具有文學價值，但卻是台語新文學最好的「肥底」。目前有許多人在嘗試以台語寫作，其最大的困難是，無法理解傳統台語的奧妙，他們的整個文學語言教育都是華語，其台語程度不過止於日常用語，所以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都是華文文學用語和台語日常用語的混合，不是純正的台語文學。如果台語傳統口傳文學作品的資料豐富起來了，就會供給他們寶貴的語言養分，對建立純正的台語文學有重大的貢獻。可惜很少有人願意去做這個工作。

必須強調的是，如果記錄的工具是漢字，必須於難讀字注音，寧可假借同音字或音標，也不要用太冷僻或不固定的漢字，否則將造成讀者的無法卒讀。最好是全篇用國際音標注音。國際音標是最不易引起混淆的，它是最理想的標音工具。

三、創作：沒有偉大的文學就沒有偉大的語言。台語文如果沒有台語基礎深厚的偉大作家參與創作，它終究只能成為少數人懷鄉的慰藉而已。台灣人作家如果一直停留在「鄉土文學」的階段，台語的命運就會像愛爾蘭的蓋爾語一樣失去活力，以至於消滅。

因此在台語文學確立的過程中，語言學家應該打前鋒，建立一套可行的記述辦法。然後俗文學家去從事整理文獻、記錄活的口傳文學，新文學家要努力去研讀或參與研究文獻、口傳文學，以此爲「肥底」，創作新文學作品。如此台語文學才有發揚光大的希望。

附帶要強調一點，不要誤以爲台語只在台灣流行。要記得鶴佬語在台灣只約四分之一人口，其大本營是在泉州、漳州、潮州，客家話的大本營在粵東，另外南洋也有許多鶴佬人和客家人。台灣的語言學者、俗文學者、新文學家所研究、記錄、創作的東西，必須照顧到整個鶴佬語、客語族群的方言和讀者，如此有容乃大，鶴佬語文學和客語文學才能走上更寬廣的道路。

結語

台灣的三種台語——鶴佬語、客語、山地語和華語（國語、北方官話）是各自不同的「語言」，不是「方言」，他們的語言各自是其民族或族群的表徵，不容蔑視，更不容摧毀。他們的語言背後，各有成套的文化系統，因此他們的語言是維繫其文化生活最美好的表現工具，無可取代。因此爲了族群的尊嚴，爲了文化的傳承，他們有權維護其母語的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

語言學者、俗文學者、新文學家應各盡其本份，研究、記錄、創作台語文學，並擴大心胸，把母語創作推展到整個族群，使得台語文學在時間上與傳統連貫，在空間上突破台灣地區的限制。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號《台灣春秋》）